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四十九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奉

上諭天津北倉存貯截漕海運米石原以備附近州縣不時之需但收貯年久難免折耗若不定准銷之例則地方有司不無賠累之苦其准銷耗米數目及如何鋪墊

倉厫料理防護之處俱照通倉之例行著戶部查明定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據都統李禧奏稱家選兵內有將俸餉抵買入官人口其俸餉尚未扣完而挑選出征者經本旗前任都統等叅奏追還原賞伊主銀兩但自出征以來已經三載其家選兵之父母妻子俱係伊主養贍今若追繳賞銀恐有無力養贍者非所以仰體皇仁等語此等家選兵

丁之妻子既在各本主家養贍數年所有賞過銀兩免其追繳似此八旗入官之人挑選出征者著各該旗大臣等查明將伊等之妻子俱於本家撤出照原降之旨作為另戸其本人未回京之前應如何安挿照看之處著該旗大臣酌量料理

十一日奉

上諭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鬬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衆盛欺壓單寒偶因口角小故

動輙糾合黨與持械闘爭釀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復逃匿抗拒目無國憲兩郡之惡習相同而所屬之平和南勝一帶尤甚著名者朕思上天陰隲下民與以至善之性故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雖五方之風氣不齊而本然之性則有善而無惡東西南北所在皆然漳泉之民亦未有天稟獨異者其所以不善之故則因俗尚囂凌漸成積習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皆剽悍桀驁之風而無禮讓遜順之氣遂令本然至善之性陷溺而不自

知也其中豈無善良之人不過自潔其身固難以數人之力挽風俗之澆漓可為浩歎朕自臨御以來屢頒諭旨訓迪內外黎庶詳明諄切至再至三自通都大邑至僻壤遐陬咸使之家喻戶曉而各省民風漸知奉法循理不敢蕩檢踰閑且如最難化者莫過苗蠻猺獞之人近亦頗知草面革心有欣欣嚮化之意豈漳泉內地之民轉不如苗衆等之悔過遷善革薄從忠而甘於自暴自棄陷身法網乎朕心深為不忍特降諭旨切加訓導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善惡感召之幾捷於影響作奸犯科之人既為王法之所不宥必為天理之所難容禍福利害之間判然兩途然則爾等亦何所憚而不為善何所利而為不善乎大抵居鄉之道親睦為要保身之道循分為先毋以强陵弱毋以富欺貧毋以智侮愚毋以衆逼寡毋為行險儌倖之事毋為干名犯義之行父老子弟聯為一體隣里鄉黨視若一家

相友相助息訟息爭使朝廷旌為義鄉有司表為仁里身名俱泰刑罰不加天下至樂至利之事至安至適之境無過於此況閩省文風頗優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人材又在他郡之上歷來為國家宣猷効力者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强悍一節為天下所共知亦天下所共鄙何不翻然醒悟共相勉勵而成禮義仁讓之鄉乎著該督撫仰體朕心時加訓誡更立勸懲之法實力奉行務俾俗易風移副朕一道同風之至意

十二日湖南巡撫鍾保參奏原任布政使鄭任鑰冒銷耗羨銀兩前任巡撫魏廷珍等徇情准銷請著落分賠奉

上諭各省存公銀兩原以備該省公事之用蓋地方公務繁多若無辦理之資必致官民並受其累是以再四籌畫存貯此項以本省百姓之輸將充本省公事之用度逮至數年之後果有贏餘如河南山東兩省朕即降諭旨將該省額徵錢糧各蠲免四十萬而以存公銀兩補

之是仍以百姓之物還之百姓並未收入公帑也乃督
撫藩司中竟有庸鄙之人以此項為分外之物無關考
成可以取携任意者或充私用或狥私情上不知仰體
朕心下不知愛惜民力朕為此已屢降諭旨訓諭再三
今據鍾保參奏湖南撫藩各員此即濫用公項之敗露
者鍾保不事瞻徇據實陳奏且使將來經管之大員知
一涉茍且雖離任數載之後尚不免於糾參各加謹慎
於公事大有裨益鍾保著交部議叙揩內所開濫用銀

兩於魏廷珍王朝恩二人名下著追還項

二十三日奉

上諭凡標營大小武弁均係職典戎行有官守之責者至於執事應差之人悉皆入伍兵丁非如文職之書吏皂役可比均當愛惜其力以備行伍之用朕聞外省提鎮赴任時第一次批令千把總一員帶兵役數十名及儀從等件越省遠迎第二次則令守備一員帶兵役百餘名迎至交界第三次則係中軍官帶兵數十名沿途迎

候至於副將叅遊等官其所轄弁兵等有至交界處迎接者有至舊任駐劄處迎接者新員赴任常無定期以至弁兵在外淹留曠廢職守且途次資斧非動公費即出己資公費乃軍裝器械之需己資乃仰事俯育之項以迎送之虛文而耗公私之實用此等陋習不知起於何時遂至相沿未改此即提鎮等不能體朕愛養弁兵之心之一端也著該部傳旨嚴行禁止並將如何迎接之處斟酌定議俾大小武弁遵守通行倘有違越不遵

者並嚴定處分之例以示懲儆

又奉

上諭今歲春夏間陜西地方禾麥頗好及至仲秋聞有雨少之州縣如甘肅所屬則有階州靖遠環縣等處西安所屬則有臨潼渭南高陵涇陽三原醴泉富平同州郃陽澄城韓城朝邑華州華陰蒲城潼關以及榆葭二府州所屬等處朕心深為軫念特諭該督撫速籌蠲免賑卹並轉運接濟之策務使貧民不至失所茲據劉於義

許容奏稱階州及靖遠縣環縣本年錢糧及應徵舊欠已概行停徵俟明年夏收後再行徵收至乏食之民已按照成例計大小口借給口糧以今歲十月起至明歲四月為率統俟夏收後徵還或其他州縣有一村一堡被旱薄收者亦照階州等處之例辦理等語據史貽直碩色奏稱西安所屬州縣秋間雨澤愆期嗣於九月内大沛甘霖所種之麥滋潤暢茂明歲夏收可望現在糧價有減無增約計本地存貯穀石足以接濟明春之用

無庸借資於豫省至本地錢糧百姓感戴皇仁且值連年豐稔已經完納十之八九亦無庸加恩蠲免惟從前借糶之穀糧應於秋後還倉者今西安同華榆葭等府州既有薄收之屬若再催還借糶之項誠恐市價增長民力維艱應請暫緩徵買統俟明秋還項則民力可紓等語劉於義史貽直等奏報地方情形已悉階州等三州縣乏食民人所借之口糧俱著賞給明年夏收時不必徵還所有本年未完之錢糧亦著蠲免明年不必補

徵其應徵舊欠著概行停止仍令劉於義許容督率有司加意撫綏務令小民得所至西安同華榆葭等府州屬百姓所借之倉糧亦著賞給明年不必交還其糶出之穀於明年何時買補還項著史貽直等酌量具奏

三十日奉

上諭朕賞各省兵丁生息銀兩原交與該管大員善為營運以濟其緩急之用從前有草率從事者即將此銀借給兵丁收取利息以為賞恤似此辦理甚不妥協朕已

降旨訓飭嚴行禁止近聞仍有無識無能之總兵官希圖省事暗中借給兵丁者又或有各兵假託商人借領之名而其實自用官銀繳利者朕思兵丁切要用度莫大於吉凶二事朕既已賞給官銀則二事可以粗備至於尊常衣食之類無銀則可節省有銀易至輕費此乃人情之常今見有官銀可借一時用去而將來補償無資其拮据之苦仍兵丁身受之豈朕愛養加惠之本意乎若兵丁假借商名領銀繳利更爲不可兵丁既非般

實之家又非久慣貿易之人虧折後從何賠補不但領銀之兵受累於目前且致將來之兵不能霑國家之恩澤此顯然可見者著各該管大員一一清查若有似此情弊速行更改倘官銀不敷營運不妨據實奏聞或地僻難於招商不妨輕減利息若取兵丁之息銀以為賞恤是以朕惠兵之心而成將來累兵之舉則該管大員經理不善之罪無可寬貸除從重議處外仍將虧欠之項責令賠補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五十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

上諭十六道

初二日奉

上諭據浙江巡撫程元章奏稱臣以巡撫兼司鹽政所有緝私一事必賴弁兵協力同心始克整頓仰懇天恩凡有關於鹽政事宜容臣仍令各鎮協營照舊分辦督緝

倘敢歧視怠忽臣即據實題𠫭等語大凡經理鹽政必
以緝私為第一要務從前督理鹽務惟總督李衛管理
兩浙時恤商裕課事事妥協實無有出其右者程元章
接任之後朕諭令仿照舊規毋得紛更成法乃伊管理
以來兩浙鹽務雖不至於敝壞閒亦漸不如前今此奏
蓋亦惟恐將來鹽政漸弛而預留地步以武弁不歸統
轄為卸過之計獨不思程元章為總督已數年而鹽政
漸不整理又豈武弁呼應不靈之咎耶著照程元章所

請凡揀選將弁及一切兵馬營制聽督臣郝玉麟辦理外其有關於鹽務事宜者各鎮協營聽程元章派辦督緝倘有岐視怠忽者即據實指參似此文武合為一體弁兵聽其督派倘鹽務稍有不整則責有攸歸矣

初六日奉

上諭據往良鄉等處八城查閱兵丁之護軍統領伊蘭泰奏稱查閱良鄉等處八城兵丁騎射人人勤習俱已嫻熟且能清語其雄縣兵丁五十名内射箭優者一半甚

嫺熟者一半去年伊等騎射不堪並不能清語奉旨將該管協領圖克禪防禦沙渾沙爾圖草職即於彼處枷號另揀官員訓練兵丁等人人感懼奮勉力學今皆至於嫺熟等語兵丁等世受國家豢養之恩人人勤於當差熟習騎射技藝清語以圖報効該管大臣官員盡心管教使之上進俱係職分當為之事若不知互相黽勉只圖安逸疏忽怠玩日流而下漸至不堪勢必俱獲罪戾如果上下互相勉勵何所不能但患不勤耳昔

太宗皇帝聖訓有云管兵之人宜率衆勤習騎射技藝若不預行學習一旦行軍將何以戰丈夫技藝無過騎射畜自飛之鷹亦可搏雉調不語之犬無有不馴此真

至聖之論凡膺管轄之任者俱宜盡心不時勸悔俾勤習一應技藝兵丁等人人醒悟勤於學習不久自然熟練將軍大臣等如不勤加訓練致兵丁等不行學習技藝生疎撫躬自問是誠何心若止合無知惡少一時之鄙見而不計及國家關係之重大寧不有負大臣官員之任

乎嗣後仍有似此疎忽不勤加教誨訓練者朕必將該管將軍大臣等治罪為衆人鑒戒斷不姑恕

初七日理藩院將厄魯特貝子多爾濟色卜騰懇請另給游牧之地一案具奏奉

上諭爾等傳諭多爾濟色卜騰人之壽算俱有定數並不關地方之故若地方之水土不服則無可如何豈可因心内疑惑之故即欲移游牧乎況爾現今欲移之地界在巴林科爾沁二旗分之間而爾之屬下俱係厄魯特

若混入扎薩克等游牧内雜處將來彼此不睦別生爭

鬬之端亦未可定已經居定之處不可頻頻移徙屬下

之人亦甚勞苦爾因一時昏昧故存此意見今聆此諭

旨省悟之後亦應自笑其愚也至伊所請借三年俸祿

之處著照所請借給

初八日正黄旗漢軍都統甘國璧糸奏原任佐領劉

瑜等欺隱餘地請交部議處奉

上諭八旗餘地歷來欺隱甚多若逐件糸奏治罪未免紛

擾此案免其交部八旗有似此叅奏交部之案著各該旗查明咨部免議並傳知八旗通行曉諭將欺隱餘地俱令自首免罪嗣後倘仍欺隱不首一經發覺定行加倍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臺灣北路大甲西等社頑番不法官兵已經剿滅餘黨亦已就擒叛犯之律所有家屬一併緣坐朕念此等愚番冥頑無知究非漢民可比從前妄行不法罪

在正犯其眷屬散處各社未必知情今當平定之後若一一搜查不無牽累驚擾用是格外開恩免其根究該督撫提鎮可仰體朕心妥協辦理以安番衆並將朕諭明白宣示咸使聞知倘朕如此開恩而愚番等仍不知感激再有干犯法紀者則是蠢頑不靈之輩不可以恩惠化導朕必加以重懲

又奉

上諭廣東督標左營叅將陳其瑛來京引見奏稱伊母年

已八十餘歲請給假暫回貴州原籍省視再赴新任等語朕觀陳其瑛漢仗好人亦明白伊母年逾八旬貴州與廣東相隔路遠難以迎養著交與湖廣總督邁柱遇有湖南副將缺出將陳其瑛題補俾得就近事奉伊母以盡子職

又奉

上諭旗員內曾因獲罪鞭責枷號者若不論其情罪一概永遠廢棄不准保薦復用則伊等志氣隳頹無復上進

之望情亦可憫此等人員果有可恕之情能改過自新出衆奮勉効力者仍准該管官員保送但將獲罪枷責情由聲明具奏不得徇私隱匿

十八日奉

上諭朕聞甘州地方於上年正月內有提標兵丁王哲等六人行刦張掖縣民陳進孝家傷害事主陳訓一案又本年九月內有張掖縣民李福家一連兩夜被盜刦去糧食衣物並將事主綁縛打傷十月內有張掖縣民王

建文家被盜刦去糧食衣物銀器二案拿獲盜犯俱係甘提標兵現食馬步名糧者從來甘肅一帶民風醇朴從無大盜刦奪之事況今歲河西各屬俱獲有收糧價較往年平減且涼肅二鎮兵丁各安静守法何獨甘提標兵輒敢數十成羣公然盜刦該管弁員平日所司何事如何訓練約束竟至兵丁肆行無忌如此署提督劉世明由侍衛微員朕加恩用至提督總督榮顯之職伊在總督任内毫無善績可稱其弟劉錫瑗竟牽連於山

西叛案之内朕猶格外開恩赦宥之後因西路領兵需人念伊熟悉邊地情形特授以副將軍之重任豈料伊一到軍營諸事委靡退縮全無奮勇宣力之意西陲弁兵無不恥笑之其罪與五格等朕猶念其久歷戎行不忍遽令廢棄仍令署理甘州提督印務以為贖罪自新之路豈料伊在任二年一味苟且因循視國家之事如同膜外朕屢次訓飭毫不悛改即如杭奕祿在彼役使弁兵騷擾驛遞伊並無隻字奏聞其他廢弛怠玩者不

可枚舉令伊所轄兵丁目無國法刦奪橫行擾害良善實屬希有之事聞之令人髮指不識劉世明具何心胸而負恩溺職至於此也劉世明著革職拏交署總督劉於義會同巡撫許容將兵丁行刦各案及縱兵為盜負恩溺職情由一一嚴審定擬具奏其任內所有資財等物著劉於義委官確查封貯本籍所有財產著王士俊委員查封以待審訊結案再行請旨甘州提督印務著副都御史二格前往署理内閣學士岱奇現差寧夏有

辦理事件俟辦理後前往肅州協助劉於義辦理軍需事務

十九日

諭禮部前據太常寺奏請於雍正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恭祭

祈穀壇今據順天府府尹奏於雍正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迎春朕思祈穀乃新春典禮似不應在立春以前著該部會同太常寺悉心定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署陜督劉於義廵撫許容奏報甘省之階州靖遠環縣三處秋收稍歉朕特頒諭旨將該州縣乏食人民所借口糧俱著賞給本年未完錢糧亦著蠲免矣今又據劉於義許容奏稱固原廳州所屬之平原所下馬關一帶及靈州所屬之花馬池中衛縣所屬之香山又接壤階州之禮縣所屬大潭一里各就一隅而論收成分數實有不足應徵錢糧請酌量寛緩其乏食之民亦

酌量借動倉糧加意安頓等語下馬關等處秋收既屬稍歉著將該村堡本年未完錢糧一體蠲免其乏食貧民所借口糧亦一體賞給至其餘州縣如來春有應行接濟之處著劉於義許容隨時酌量加意撫綏

又刑部議覆廣西南寧府屬之遷隆峒差目越佔安南地界一案奉

上諭從前渠那設隘既由姦民廖廣圖利唆令遷隆土官黃震中妄稟而勘界員弁惟聽土官之言遂爾立隘設

防令經該督撫等查明渠那地方實非暹隆所屬之內地已將淰梯隘移置於剎馬村板蒙隘移置於柏心村中外之界以十萬山下小河為限並將廖廣黄震中等分别治罪著總督尹繼善巡撫金鉷將勘明地界改設隘口及渠那地方給還安南遵守各緣由備細明白行文該國王令其知悉並飭令守隘員弁不時巡查無得縱放内地姦民出境騷擾以副朕懷柔遠人至意

二十一日兵部議覆進剿南北西三川并梟子山等

處有功人員應按各該督所分等次照例議叙奉
上諭軍功議敘乃國家賞功之大典必至公至確始足以
表彰勞績鼓勵軍心從前臬子山棋子山征剿一案乃
年羮堯岳鍾琪張大其事有意揑成者即在事効力官
弁亦不過以伊等私心任意開入册內冀邀議敘並無
功績之可紀凡臬子山棋子山册開官弁俱不准議敘
若從前有已叨議敘者著該部查明註銷其南北西三
川西海効力人員仍准其議敘

又刑部議覆土司田旻如拒敵官兵一案奉

上諭田旻如畏罪潛藏投繯自盡尚與抗拒官兵者有間著從寬免其戮屍凡田旻如之孽皆由自作其眷屬及脇從之人俱係聽伊指使情有可原所擬斬絞各犯俱著從寬免死交與總督邁柱分別安挿別省居住田旻如之衣飾等物仍賞給田旻如之妻子其田產亦不必入官著查明變價亦賞伊妻子以為度日之費所有牽連治罪各犯著邁柱酌其情罪減等發落其首先繳印

之石梁司長官張彤硅著賞給千總職銜支食俸薪以
示奬勵
二十二日奉
上諭畿輔為天下首善之地是以各府州縣童生入學之
數昔年曾加恩增添以示鼓勵惟宣化府屬之蔚州從
前原隸山西廣平府屬之磁州從前原隸河南及改歸
直隸之後入學仍照晉豫原額未與直隸一體邀恩又
新從山西改歸易州管轄之廣昌縣雖係山邑而入學

之數尚不及直隸之小縣此兩州一縣均當酌議加增者再者每遇鄉試之年宣化府屬另立旦字號與奉天府屬夾字號額數相同各取中三名今宣郡人才較前漸盛又添蔚州一屬應舉人數加多查夾字號前已廣額二名則旦字號亦應加增中式之數著禮部定議具

奏

又奉

上諭鄉會兩闈乃國家掄才大典必須防範周密令肅風

清始足以遴拔真才屏除弊竇朕聞各省鄉試之年官
字號士子入闈者往往監臨提調等官有差人餽送飲
食果品之事此雖無關於科場作弊然當關防嚴密之
時有人往來號房難保日久無僱倩傳遞之弊且恐民
卷中之有力者亦可借此作奸犯科不可不防其漸嗣
後著通行禁止倘有仍蹈前轍者一經發覺即照科場
作弊例將與受之人一同治罪

二十九日奉

上諭朕聞浙江海塘工程現在修理尖山已堵築三分之一人心甚是踴躍但尖山夫役每日給工銀三分六釐稍覺不足今當初春之月水淺潮平正趲築工程之候著照引河挑夫之例每日加銀一分四釐共足五分之數又聞從前採運石塊每方給銀八錢九分四釐六毫今運送多資人力著每方增銀六分俾夫役等工食寛裕努力修築早告成功以慰朕念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五十一

雍正十三年正月

上諭六道

初八日諸王大臣等奉

上諭今日諸王大臣等以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慶雲見於雲南之大理等府又見於廣東之高州府又山東寧陽縣産毓麒麟嘉瑞駢臻仰見

上天慈恩福佑具摺稱賀朕向不言祥瑞非為謙讓之虛文也歷年以來各省多有慶雲之瑞茲又值朕生辰雲南廣東兩省同見雖感

上天昭示嘉祥但兩省慶雲何如處處雨暘時若歲獲豐登萬民樂利斯真可謂

上天慈佑前者河東總督王士俊曾具摺奏報寧陽産麟朕即批示訓勉之令爾等王公大臣果能砥礪公忠為朕分猷宣力是乃人中之麟方愜朕之願望方堪為朕稱

慶爾等為朕思之何由使宗室天潢之中人人品行端方何由使八旗根本之地各各奉公守法何由使六卿喉舌之司紀綱整飭萬事咸宜何由使封疆之吏大法小廉萬民安業朕之願望常多未滿則斯慶麟何足深慶若以慶麟為朕德所感益屬朕所不居傳言誠能格天朕十二年來懇切至誠時時訓誡爾諸王大臣所頒諭旨不下數千萬言而諸王大臣尚未盡能激發天良公正無私實心辦理國家政事則是朕於人心未盡感

格而謂能感格
天心實不敢自信也朕惟益加黽勉爾諸王大臣亦當各思
何以答朕諄諄期望之至意夫君臣一體無不可言之
情使爾諸臣果能正直廉潔而家計不足有奏知於朕
者朕亦易為給與若受朕訓誨而猶以貪墨無厭居心
則是爾諸王大臣終身無感格之日朕亦實無計以感
格爾諸王大臣也卿等當思朝廷一絲一粟皆天下之
民脂民膏如朕今者解衣以賜此衣雖被於朕躬實未

嘗成之於朕手揆厥由來仍是萬民脂膏豈朕所得而自有哉凡一絲一粟用得其當則是以民力所成者令教養民生之人食其美報朕與斯人兩居其是用不得其當則是以民力所成者供剝削民生之人恣其暴殄朕與斯人兩居其非如其是耶朕亦何可言功如其非耶朕豈得不引為已咎爾諸臣自思之必如何而後可使君臣之施受常居其是又何忍受君之恩而轉使君為爾等受過乎夫大小臣工各有職業孜孜矻矻尚恐

隳廢安得有寸晷餘閒優游逸樂如果無可辦之事有此一刻清閒此即

上天所賜之福當及時思其職業何事當為思其過愆何事當改豈有放逸其心別尋消遣之理主敬二字實不可以須臾離者如果時刻主敬則昏惰自去精明自生有事無事心常惺惺斷不肯別尋無益之消遣以致縱欲敗度爾諸王大臣亟須自問猛省畢竟此身欲成何等人物豈可不日加奮勉各以人中之麟厚自期待實心

實力辦理國家政事俱成朝廷公正之大臣將澤被生
民感召
天貺使四海九州之大盡致五風十雨之徵此時再感
上天慈佑賀朕瑞祥豈不更勝於慶雲屢見麒麟疊生乎是
乃朕所至望者諸臣尚各勉旃
十四日奉
上諭據台拱總兵官卜萬年奏稱台拱苗民抒誠嚮化雍
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台拱城外瓦廠内踹泥之牛

一時走失有排畧寨苗人收得即同本寨鄉約牽送入城稟明交還又於十一月十二日居民周丈㪺家有牧養之牛走失為排畧寨苗人收得亦同鄉約送還本人臣已均加奬賞理合奏聞等語台拱苗人嚮化之初即知廉讓之理較之內地拾金不昧者更為可嘉著欽差侍郎呂耀曽等宣旨奬諭加倍犒賞並諭衆苗等咸使聞知俾其踴躍向善同受國家恩澤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每見天下督撫有司等於人命盜案查審定擬時往往曲為開脫以行其婦寺之仁謂寛宥一人可以種陰德於冥冥之中不知君與臣皆有教養斯民之責平時不能殫教養之道使之不陷於重辟雖在吾君臣有不得辭之過然實伊等干犯法紀自取其罪國家設立科條原以禁暴鋤姦使人人共守者豈可枉法以市恩俾受害者含寃飲恨而不得伸效尤者玩法逞兇而不知儆乎至於水旱災荒天時有不齊之數鰥寡孤獨人

生有所遇之窮如寧填溝壑而不肯為匪者率皆良民似此無辜之赤子不幸而遭值困阨朕以牧養斯民之任寄之天下督撫有司而不能保護撫綏登之衽席乃視同秦越聽其饑餓流離此孟子所謂受牧牛羊立而視其死者

天高聽卑必加重譴而顧欲於命盜案中曲活一二有罪之人以冀倖邀福報何識見顛倒一至此乎朕望天下督撫董率有司屏棄虛文敦尚實政平時則勸農教稼闢

地壟荒崇儉黜奢儲糧積粟以立其根本偶遇旱潦必深以為憂即據實奏聞殫心區畫俾澤中鴻鴈共慶樂郊有此濟人利物之功方不負父母斯民之職即以福報而論較之曲活一二罪人者其相去奚啻霄壤耶至於樂善好施史稱義舉扶危濟困人有同心周禮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可見任恤之道與孝友並重也鄰里鄉黨之間原有休戚相關之誼以已之有餘濟人之不足在我本為不多之費而在人已為當

厄之施况民有秉彛自然觀感興起衆擎易舉利益孔多從來天道好還無有施而不報者此等之人
上天自賜福佑必及其子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一人行善則慶在一家衆人行善則慶在衆姓果然風俗淳良號稱仁里則和氣致祥天道之感應捷於影響凡水旱災祲之戾氣悉變為五風十雨之休徵矣然興仁樂善者乃鄉鄰長厚之風而鼓舞旌揚者則大吏有司之責如所屬内有紳衿士庶惠愛鄉閭力行善事存心

救濟孤寒該督撫等當優禮褒嘉加意培植以表揚之有應題請者即行題請朕必降旨議叙俾身膺爵秩名譽流芳勉之勉之著直省督撫將朕此旨刊刻頒布務使遠鄉僻壤人人知悉

又奉

上諭八旗所拴官馬下五旗竟有給王公等之護衛官員親軍等拴養不時乘騎者官馬之設特以備要事之用今每日馳驅俾其勞苦何得肥壯著交與八旗大臣等

將各旗官馬務令應養之人拴養該管官員等不可妄徇情面給與不應拴養之人令其乘騎著都統等不時留心查驗

二十四日御史張鷁摺奏萬安倉廒坍塌原由奉

上諭國家設立言官原為敷陳公事並非與以言責令得自便其私也從前屢經訓諭甚明其偶有以已事瀆奏者俱降旨嚴行申飭張鷁身為御史寧不知之其遲悞修倉之處被金通保等參奏此案自有查議之衙門若

查議不公張鵷再行陳奏未遑豈有借言官之職而冐
昧瀆陳之理張鵷著交部嚴察議奏

二十八日

諭兵部凡年滿千總發回原任者因其漢仗中平又未知
其効力如何是以發回令各該督提再行試看如其効
力果好遇有守備缺出仍可於各標千總内比較酌量
題補不得因其回任礙於保題爾部可行文各該督提
知之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五十二

雍正十三年二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聞得各省武弁中有於該管上司前文禀應對用天恩天喜天顔聖明謝恩等類字樣者且於上司批示稱為接奉硃批者此等謬妄處皆由該弁不諳文義信口

稱呼無人指教而文稟之中則憑幕客胥吏書寫該弁目不識丁以致草野無禮至於如此凡該管上司皆有教導屬員之責此等處即應隨時教導俾各知禮節豈有職官如此糊塗而該管大員聽其僭妄錯謬而不一加開示之理此督撫提鎮之責也爾等可傳諭直省督撫提鎮知之

初二日奉

上諭文武生員不准入伍食糧乃歷來定例今朕聞陝甘

提鎮所屬兵丁內有文武生員現充營伍而延綏一鎮竟有六十餘名之多在文武生員名列膠庠各應專心舉業嫻習技藝以圖上進豈可又掛名營伍其已經入伍之兵如有粗知文義願應考試者原有准入武場一體鄉試之例不必又附名學校若以一身而兼顧兩途必且互相牽制轉致兩誤著署陝督劉於義通行各提鎮將各兵內之文武生員查明革糧令其歸學如有情願革去生員當兵食糧者即行知該學政除名准其留

營差操並飭行各營將弁嗣後文武生員一概不許濫收入伍如故違成例一經察出即將該管將弁及該學教官一併題叅議處將此並通行各省知之

初八日奉

上諭聞江南淮安板閘地方有土棍人等開立寫舡保載等行由該縣濫請司帖合夥朋充為客商之擾累曾經該關差追帖禁止而土棍等仍改易姓名盤踞淮關上下凡南河北河西河三路豆米貨船內有重載至關口

僱覓小船起剥者土棍等輙恃强代僱任意勒索使用不饜不休客商甚為苦累每每覩望不前此朕得之傳聞者著督撫再行確查倘果有此等情弊即嚴懲禁止毋得視為具文嗣後布政司衙門亦不得濫給牙帖若他處關口有似此作弊者著該管督撫一體查禁

初十日

諭禮部向因貴州等省官生應試者少是以未有取中官卷之例今貴州居官者漸多人才亦漸好且又添撥遵

義一府亦應設立官巻其應取幾名之處著該部定議

具奏

又奉

上諭朕聞河工官員每於裝運工料差役封捉船隻而所差胥役即藉端封捉商船生事騷擾及至三汛搶工則口稱裝運緊急物料百般需索甚至將重載之客船勒令中途起貨以致回空商船聞風藏匿裹足不前既於客商擾累且於關税虧少查河工裝運物料原有額設

浚船即使搶築之時浚船或不敷用祇應僱募本地民船協濟運送原不必封捉客船阻遏商旅著河道總督飭所屬河員嚴行查禁如該役等陽奉陰違仍前勒索即將該員題叅議處

二十日奉

上諭從來文武兩途國家並重未嘗軒輊於其間而習其業者必專心致志不惑於他岐然後有所成就可以備

國家之用每見無識之武臣往往有沽名邀譽輙稱於

營伍中設立義學以興文育材者又有請令駐防兵丁子弟就近應該省鄉試者此皆舍本逐末糊塗顛倒之見朕已屢經訓飭而近來尚有如此陳奏之人不得不再加宣諭以開導之國家之設立營伍原為折衝捍禦之計營伍中提鎮大員乃弁兵之表率也意之所嚮衆共趨之今乃浮慕讀書嚮學之虛名而於持戟荷戈之地以文章翰墨相矜尚是本業在武而注意於文必致弁兵等相習成風重文而輕武日久相沿人材漸至軟

弱武備亦至廢弛是豈整飭戎行之道乎彼兵弁之子弟其資性聰慧可以讀書者聽其延師自課循例考試以圖上進此乃兩全之道為提鎮大員者何必以虛名倡率使之輕視本業乎且與其設義學以課文何如設義學以課武尤為輕車熟路易於有成也況國家文途之人甚廣用之不可勝用豈尚取資於營伍而為此兩岐之舉耶至於各省之駐防乃專為武備而設其子弟通曉文藝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為進身之路若准其

在外就近鄉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習文之名而漸忘用武之實將來更有何人可充駐防之選乎在京師則文武竝用是以文武兼收在駐防則武備是資應以武途為重即如農工商賈各專其業然後可以收其效此古今不易之理奈何介在兩歧其流弊必至兩誤向後如仍有下愚不移者朕必加以重處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巡撫岳濬奏稱山東省城元旦祥雲捧日歷辰巳

二時不散又摺奏山東各府於正月初五六日瑞雪普降遠近均霑又據王士俊摺奏河南地方於元旦得瑞雪一尺五六寸至二三尺不等朕嘗言天道人事之感應捷於影響督撫之優劣關係雨暘之休咎年穀之豐歉歷歷不爽即如從前大學士鄂爾泰節制雲貴廣西三省連歲雨暘時若禾稼豐收且嘉穀屢登慶雲疊見又如田文鏡節制河東數年其精神强健辦事合宜之時則雨澤均調西成豐稔厥後暮年抱疾計慮不周遂

有水旱歉收之患此皆人人所共知共見者朕此諭旨並非以地方水旱災祲委其責於督撫也督撫皆朕簡用之人其是非得失朕實與共之至於感應之道亦必君與臣上下交修均殫其職然後可以上格
天心不可以地方遠近而起分別之見近而京師畿輔既有部院督撫之分理不得專指為朕一人之事遠而雲貴川廣雖有督撫有司之代理亦不得推卸以為非朕之事也朕論感召之理如此亦必該督撫實有善蹟之可

稱又有休徵之足驗天下相合朕方從而褒美之若無其實而有其驗朕又必留心徐徐體察不肯濫加恩奬也假使將來不肖之督撫有因朕此旨而隱匿災荒者亦必不能欺朕之耳目又或有揑稱祥瑞以冀倖邀嘉奬者將使天下之人謂

天道之感應不足憑其獲譴於

神明者更大尚何所逃罪乎朕因河東兩省元日之慶雲瑞雪再將朕平日敬信

天道勤求民隱之誠意宣諭告誡期與内外臣工共勉之

二十八日兵部議奏察哈爾副總管善巴不能約束營兵致披甲人等偷盜馬匹應革職奉

上諭依議官兵駐劄外邊原為防衛蒙古而設若偷盜蒙古馬匹是不能防衛而轉行戕害應加重懲以儆將來嗣後官兵及跟役等有偷盜蒙古馬匹者一經審訊確實即在本地正法著該管大臣官員將此旨通行曉諭務令人人知悉文到三月之後照此例遵行至蒙古偷

盜官兵馬匹或官兵等自相偷盜者仍照舊例行

又奉

上諭朕令薦舉博學鴻詞以廣育才之典爲督撫學臣者自應秉公採訪加意蒐羅以副朕愛惜人材之至意乃降旨已及兩年而外省之奏薦者寥寥無幾以江浙兩省人材衆多之地至今未見題達此非人材之不足應選乃督撫學臣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大凡薦舉之典臣工得以行其私者往往踴躍從事爭先恐後若不能行

其私則觀望遲回任意延緩其迹似乎慎重周詳其實視公事如膜外也凡督撫學臣之所考取者不過就耳目見聞之所及彼伏處巖阿學問淹雅素有抱負之士未必肯以文章筆墨求售於有司以倖邀一日之遇合是在督撫學臣留心訪察加意旁求屏虛名而崇實學以佐國家右文之治如李衛吳應棻合舉二人吳應棻又獨舉二人就中則有宣化府進士夫以宣化北邊一郡尚有可舉之人何況內地各省之大可見李衛吳應

棻乃實心為國家留意人材者著再通行宣諭無論已
奏未奏之省俱著再行遴選倘因朕此旨而遂冒濫以
行其私亦難逃朕之鑒察若果有才華出衆而與例不
符者著具摺陳奏候朕降旨其在京三品以上之大臣
均有薦舉之責將此一併曉諭知之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五十三

雍正十三年三月

上諭七道

初二日奉

上諭各省新近自軍前回來之人為補行引見即令來京殊覺勞苦著行文各省有往軍前去後補授之員應補行引見者除已經起程外現在未曾起身及續到人員

俱令於到家之日計算休息一年再行補送引見如有
保送伊等陞轉者照常咨送引見
初七日都察院議奏吏部悞將暫停銓選之州判孟
炳帶領引
見堂司官應照例處分奉
上諭此案吏部堂官處分俱著寛免至於大學士張廷玉
實無應處分之處即寛免二字朕亦不忍出諸口伊與
大學士鄂爾泰二人辦理事務甚多自朝至夕無片刻

之暇以一身之精神豈能於部中一切細事悉行查到從前曾降諭旨鄂爾泰於旗務公錯不必入議今應照此例嗣後鄂爾泰張廷玉兼管部務凡堂官公辦之事有似此處分之處伊等俱不必入議

十三日刑部議覆江西民人徐節孫因救母情急致死黃起鵬一案奉

上諭此本情由部駁甚是但議稱黃起鵬持斧欲砍徐節孫之母徐節孫若不奪打聽其下手則其罪與毆母無

異等語此處甚為錯謬凡父母與人爭鬬而救護情急致傷人命者止當原其救父母之情若救護不力而即加以殺父母之罪自古及今無此科條也此等過當之語即見之談論尚且不可今乃載入本章通行天下是迫人子以不得不殺人之勢又添殺人救親之條例矣況果如部議若或有兇惡之徒謀欲殺人先令伊父母尋釁鬬毆故作跌扑傷損狀而伊子繼至迫切救護斃人性命且得引若不奪打與殺母無異之案以自辨則

貽害長姦又豈可勝言乎數年以來屢降諭旨凡救親情急致成命案者當察其情罪之重輕以定減等與否假若一概從寬則其中詐偽百出弊端叢生刑罰多不得其平矣從前諭旨甚明此案內徐節孫之罪實有可原但部議與殺母無異一語大有疵病不得不指出以曉諭內外之秉持法憲者

二十日奉

上諭朕聞南方濱江兩岸多係蘆洲民間俱將蘆葦堆貯

洲上賫以度日而江楚及上江各幫漕船由江往回竟有不法水手每遇蘆柴堆積之處輙糾集多人蜂擁上岸恃强奪取洲民攔阻動輙毆詈甚至有强取雞鴨等物者小民畏勢莫敢與校而領運弁丁不加約束民多怨言夫領運弁員即坐本幫糧船之内水手肆行如此安得推為不知至督運之糧道押運之廳員雖云統轄衆幫亦當留心查察何得任其多事著漕運總督通行曉諭倘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必將文武大小運官

分別嚴加議處

二十四日奉

上諭國家設立兵丁原以允緝盜安民之寄廣東為濱海巖疆武備尤宜勤練不應少有廢弛查通省兵丁共計七萬餘名不為不多歲費俸餉等項將及二百萬兩國家之養之者不為不厚乃近年以來朕留心訪察粤省兵丁怯懦退縮者多而奮往用力者少如雍正十一年九月間有黎聖熏等客船在高要縣三榕汎前被刦盜

止八人該汛有外委一員帶兵十九名一任事主喊救閉門不出又如惠來營管隊陳有爵帶兵九名於雍正十一年九月巡哨途遇私鹽十餘擔不能擒捕反被打傷搶去鳥鎗衣物又如提標前營百總黃振魁帶兵十八名於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巡遇私鹽亦被打傷搶去器械此朕陸續訪聞甚確者同一廣東之人而為盜賊私梟者則强悍無比其食糧入伍者轉怯懦不堪細推其故皆由將備選募時多憑兵家之子弟親戚夤緣汲

引但取其應對伶俐趨蹌便捷者送赴上司驗補不但民間強壯勇敢之人無有入選即餘丁中之勇健而質樸者亦棄而不錄以致營伍之中習尚虛文全無實濟此乃戎政之最有關係者著廣東督撫提鎮嚴飭所屬將弁痛改從前陋習嗣後募補名糧必以強健勇敢者為合式入伍之後時加訓練申明賞罰如再有遇賊退怯者必重懲以示儆其現在老弱之輩濫充營伍者作何沙汰募補之法著該督撫提鎮等秉公妥議辦理自

此次奉旨之後倘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必將督撫提鎮及大小將弁分別嚴加議處不少寛貸

又奉

上諭據古州總兵官韓勲奏稱古州屬之八妹高表等寨頑苗聽信妖言出有苗王之語於二月内糾集苗衆滋事妄行臣差撥兵役躧探確實即派遣官兵彈壓將勦禦事宜部署早定二十五日各寨頑苗同聲響應圍攻汛城拒敵援兵將沿途安設之塘房等項燬壞而藏弩

等寨遂與八妹同謀糾結遠近各寨附和甚衆官兵等奮力勦禦殺死頑苗多人並將六寨搗燬頑苗等各自逃散臣等差遣鄉導通事人傳諭各寨有將倡首糾結之人獻出者餘人概行免罪隨據樂鄉等六寨各將首犯拏解並申訴誤聽欺誘今來贖罪懇求招安等語查八妹高表等寨地處險僻離鎮協較遠巡歷難周此番蠢動雖據韓勲所奏係被姦苗煽誘糾衆妄行然揆厥情事或因騷擾或因恐嚇遂藉苗王一語激衆逞兇俱

未可定不然以二萬苗衆若早蓄異謀何以旋聚旋散官兵一出即悔罪來歸竝無自固之說計除揑造謡言及倡首糾結之人着督撫提鎮嚴緝勒獻審明按律治罪宣示各寨外其起事根由務期確實查出不得絲毫粉飾寛縱以致長姦貽害又據韓勲奏稱上年七月即有苗人老包等揑造苗王之語當被拏獲交文員收審嗣經釋放即有此苗王之妖言惑衆滋事等語是上年造言之人未曾根究殊屬踈忽今八妹等寨雖經懲創

現稱無事然既已為匪終懷疑懼且造言倡首之姦苗尚未盡除餘衆驟難寧貼著該督撫提鎮愷切曉諭苗人勿再蹈前轍致干勦洗並飭文武官弁留心訪察嚴禁兵役等騷擾恐嚇等弊以安苗衆至於頑苗叵測難信目下雖然無事仍不得不密為防備也

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國子監祭酒覺羅吳拜邵基奏稱直省貢監生録科時無論有無本籍地方官文書請俱令取具同鄉京

官主事以上印結等語朕思各省地方大小不同在京同鄉官員有無多寡不能一轍若録科時概令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其中遠省貢監生無熟識之同鄉京官何從覔取印結勢必啓抑勒鑽營之弊所奏尚未允協此事原係給事中王瓚條奏在伊諒有所見著吳拜邵基會同詳細妥議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五十三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五十四

雍正十三年四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奉

上諭據浙江巡撫程元章奏稱向因杭州漢軍四旗壯丁生齒蕃衍於雍正十一年閒倣照閩省之例挑選餘兵三百名撥歸督撫標下頂補綠旗名糧臣查浙省向無

督標只有撫標兩營共額兵七百餘名內除隨糧公糧外實在兵丁止六百餘名非若閩省督撫兩標兵丁數千名可比杭城省會重地城守營額兵原少而撫標弁兵亦一體派差凡廵緝私鹽查拏盜賊等事在在需兵差遣而新補旗兵例不派撥則標兵應付差使實有不敷況撫標兵數無多每年出缺有限計算一年有餘僅頂補四十餘名約畧餘丁三百名非歷十年之久不能補足不但經年守候抑且先後不均且緑旗亦有餘丁

無頂補之缺未免向隅等語查雍正七年朕曾降旨當
日各省設立漢軍駐防因人數不敷是以添設綠旗兵
丁令該將軍管轄今漢軍餘丁蕃衍足供差操之用嗣
後將軍標下綠旗兵丁缺出即將漢軍餘丁頂補如綠
旗兵丁之子弟内有祖父食糧年久者著於本省督撫
等標營名糧准其充補此朕再三籌畫辦理者蓋以當
年漢軍人數不足是以添設綠旗兵丁今漢軍餘丁日
多仍令充補本將軍標下綠旗之缺於情理實為允當

若照閩省之例以將軍所轄漢軍餘丁充補非將軍所轄綠旗兵丁之缺從前閩省辦理未協況浙江撫標額兵本少豈可又分三百名令漢軍充補若果漢軍餘丁繁多當另思所以安頓之法著將閩省從前頂補綠旗之漢軍撤回俟本標缺出頂補其缺仍給還綠旗浙省頂補甲兵亦著撤回

見奉

又禮部將滿漢教習期滿人員帶領引

上諭教習舉人貢生多係不應即選之人考取補用即三年期滿不過勤於訓課其職易稱只宜量加議叙以示鼓勵從前議以知縣教職即用未免太優即如教習王孚係雍正十年舉人科分甚淺若以其教習三年遽行即用較之中式進士之人尚須分部學習挨班銓選者遲速轉覺相懸殊屬太驟至舉人銓選教職亦須挨照科分歷久方能銓補今以近科舉貢教習期滿俱准即用以致年久應選之人轉多壅滯於銓法亦未均平此

等教習人員應如何酌定班次分別選用之處著交吏部另行詳悉妥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縣令為親民之官關係民生休戚最為切近是以自古帝王慎重司牧之選以端化民成俗之原朕亦屢降諭旨若果縣令皆能得人各治其邑各子其民竟可使閭閻之中無一夫之失所此非誇大之論也凡選用知縣者類多舉人進士出身之人其中才具可觀克稱厥

職者固多而年老迂疎不諳吏治者亦復不少朕念其攻苦寒窗幸登科目不忍遽令放廢於是定以改教之例俾得邀一命之榮且居師儒秉鐸之席此朕隨材器使委曲成全之至意也况改補教職之後若果課士有方通曉吏治仍可膺卓異薦舉以為上進之路此又在本人之自勉並未限以教職終其身也每見候選各員有年老才庸不稱縣令之任而漫不自量仍欲勉强謁選其意蓋以縣令為榮希圖僥倖且以到任之後不能

辦事仍可改補教職無礙於功名故為此苟且姑試之計殊不思邑宰之職民社攸關以不能勝任之人冒昧銓選及至到任之後試看一年半載再請改教其間輾轉更換時日已多事務廢弛之患有必不能免者豈非庸碌貪位之人貽之咎耶嗣後科目出身之員若係揀選命往者到任後不勝縣令之任准該督撫以教職題請改補如係月選之員或年力衰邁或才識庸愚即當於未選之先或臨選之際呈請改教若不自度量仍欲

銓選知縣該員到任後著該督撫留心察看或以才力不及或以溺職分別題參不得奏請改教以遂其自便之私如果有為人謹慎學問優通者著該督撫將應否改教之處具本聲明送部引見請旨

初六日奉

上諭前據理藩院奏稱鄂爾多斯上年收成歉薄貝子羅卜藏請借倉糧議令辦理夷情事務郎中七十五會同該扎薩克查明乏食蒙古先借丈一個月口糧其在秋

成之前應再行借支若干令定議呈報等語朕已允行又據貝勒扎木陽齊旺班珠爾貝子那木扎爾色楞等請借倉糧亦經理藩院議令七十五達色照議辦理今朕聞陝西神木榆林等處上年收成歉薄糧價昂貴而鄂爾多斯蒙古之乏食者生計艱難多向神木榆林城内就食甚為可憫該郎中七十五等從前未曾呈報及奉旨查辦之後又復怠忽遲延竟不上緊辦理甚屬不合著七十五等即行會同該道將乏食蒙古查明一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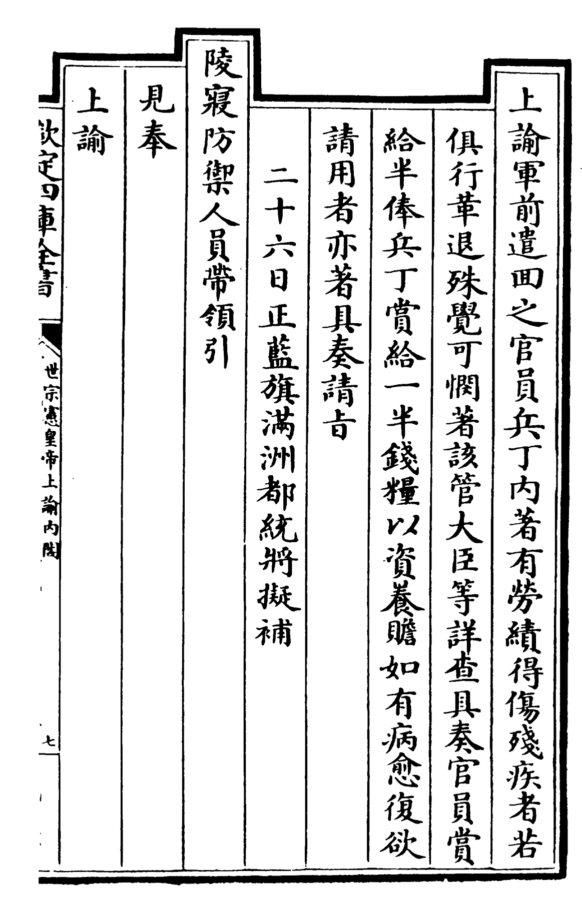
報該督撫一面酌動倉糧發給毋使乏食蒙古至於失所至神木榆林等處乏食民人亦著該地方官查明酌量辦理

十七日奉

上諭廣東開採一事十數年來内外臣工奏請者甚多朕悉未准行上年總督鄂彌達巡撫楊永斌奏稱開採以資鼓鑄於粤民生計大有裨益言之再三朕發九卿確議旋經議覆准行後復有數人條陳極言其不應行今

朕再四思維廣東近年以來年穀順成米價平減盜賊漸少地方寧謐與從前風景迥異今若舉行開採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一難於稽察管束恐為閭閻之擾累況本地有司現在勸民開墾彼謀生務本之良民正可用力於南畝何必為此僥倖貪得之計以長喧囂爭競之風此時正在計議之初停止甚易著該部即行文該省督撫令其遵諭停止

二十三日奉



上諭軍前遣回之官員兵丁內著有勞績得傷殘疾者若俱行革退殊覺可憫著該管大臣等詳查具奏官員賞給半俸兵丁賞給一半錢糧以資養贍如有病愈復欲請用者亦著具奏請旨

二十六日正藍旗滿洲都統將擬補

陵寢防禦人員帶領引

見奉

上諭

陵寢防禦與軍功世襲之官不同伊等之子准其保送者原因本地舊人在彼處久住故加恩補授朕從前所降諭旨甚明同住於康熙五十五年始行補授防禦並非本地舊人輒將伊子披甲佛保柱保送前來殊屬不合著將保送佛保住之大臣等交部嚴察議奏爾等通行傳諭陵寢處該管大臣嗣後防禦缺出其出缺之人若非本地舊人伊等之子不必保送再爾等揀選擬陪之驍騎校哈

拉密雖出兵一次年紀尚少彼處差使亦少宜留伊在

京効力行走防禦員缺爾等於旗下揀選効力年久之

人帶領引見補授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五十五

雍正十三年閏四月

上諭九道

初三日奉

上諭朕廣攬人材以資治理是以有内外大小臣工各舉一人之諭誠以諸臣皆受恩之人承此特旨必無有不矢公矢慎以副朕之旁求者雖云知人匪易難保初終然以生

平閱歷之久豈無深知灼見之一人而乃以不可憑信者
奏薦朕前謂非徇情受囑其誰信之況被薦之員以才力
不及因公詿誤題叅者朕皆寛其濫舉之罪獨於貪酷劣
蹟者照例處分亦可謂寛大之至矣是以數年來以濫舉
貪贓劣員降調者悉未寛貸今據總督李衛奏稱天津府
降調同知楊灝熟悉河工明白勤練目前正當夏汛防範
難得其人可否暫留原任効力贖罪等語直隸吏治正當
整頓之際而楊灝又係河工需用之員著格外開恩照所

降之級仍留原任令其効力贖罪並將此曉諭中外知之

初六日奉

上諭凡烈婦輕生從死昔年

聖祖仁皇帝曾降旨禁止朕於雍正六年又降旨曉諭至周至悉數年以來因各省奏請旌表烈婦者尚少朕是以格外加恩准其旌表今數日之內題奏殉夫盡節烈婦烈女多至十數人可見地方官未將從前諭旨剴切曉諭鄉曲愚民尚未深悉

聖祖仁皇帝與朕重惜民命之至意以致民間婦女激烈捐軀者更多於前嗣後若概予旌表恐轉相則傚易至戕生深可憫惻著地方有司將朕前旨廣為宣布俾遐邇僻壤家喻户曉儻宣諭之後仍有不顧軀命輕生從死者不必概予旌表以長閭閻憤激之風

十一日正黃旗漢軍都統奏原任工部侍郎李錫之子李懋德原任福州將軍李樹德隱匿入官人口京口駐防馬兵金章等請移咨該將軍變價入官奉

上諭金章等俱是駐防年久之人從寛免其入官朕前曽降諭㫖令在京八旗傳諭各該佐領凡過繼開户人等有户口不清者令其自首免罪另行記檔如不據實自首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定行從重治罪爾等可將從前所降諭㫖通行各省駐防處一體遵照辦理

十五日奉

上諭從前賞給各省駐防兵丁生息銀兩如兵丁數少之處無大員管領難於經理是以未曽議及今查保定太原德

州三處各駐防兵五百四名熱河駐防兵八百名為數雖
少亦應一體加恩以資其吉凶之用保定太原德州三處
各賞銀二千兩熱河賞銀三千兩保定熱河二處銀兩交
與總督李衛派員管理太原銀兩交與巡撫石麟德州銀
兩交與巡撫岳濬務令辦理妥協俾兵丁等得沾實惠
二十六日河東總督王士俊奏山東安山湖地勢低
於運河其湖旁涸出之地請分別開墾以濟民食奉
上諭山東運河之水全賴諸湖渟蓄以資灌注所以前人

有水櫃之名後因諸湖淤墊附近居民侵佔為田以致水少不能引以濟運大有關於漕務經朕屢降諭旨令河道總督等悉心經理近年始無水淺停舟之慮今總督王士俊雖稱安山一湖其勢低於運河湖旁涸出之地可以分別開墾以濟民食王士俊此舉乃為開墾起見朕思湖水專資濟運儻或經理之初但貪田畝之有餘而不計湖水之不足將來田多水少漕運稽遲則顧此失彼未免輕重倒置不慎之於始也王士俊此奏著

交部詳確速議具奏

二十八日

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凌朕軫念衆庶止息兵戈振興黄教安逸生靈用是特遣使臣降旨宣諭爾極恱服遣吹納木喀等進貢齎表内稱若使後世言其皇帝與其台吉失好以致衆生勞苦殊非美名若互相和好振興黄教安逸生靈則可垂休聲於永久等語朕披覽之際不勝嘉許欣恱果能知此

天必錫之以福若不知此惟以貪暴為事則
天亦必加之以禍此常理也至於搆兵之由爾意若自朕始
者昔我
聖祖皇考時衆云準噶爾之人秉性貪暴好尚兵戈侵擾隣
封不崇釋教仁慈之道彼時朕猶未深信後爾父策妄
阿拉布坦無端侵我哈密又遣兵赴藏擾亂佛教殘毀
寺廟傷害喇嘛朕始知前言不妄似此則兩路之駐兵
防範謂始自我

皇考可乎我

皇考聖心仁慈惟思安逸衆生故遣使往來數次乃爾父推托遷延始終無定朕纘承大統爾父又遣根敦來京朕

仰體

皇考仁愛之心仍欲和好俾黃教振興生靈安逸令根敦至朕前親執其手諭云爾回時可告知爾台吉朕執爾之手即如見爾台吉之面朕與爾台吉應俱教訓子孫輩令其永遠和好於是遣使議和定界詎意爾父竝無和

好之念屢次托故遷延且藏匿我朝之逃亡羅卜藏丹津竝未告知使臣以致諸事未成和議中止自此朕亦未遣使前去爾亦不遣使來京後爾父物故爾遣特壘奏云爾父已成佛矣不忍佛為天下人之所共禮者朕心素為尊敬爾謂爾父成佛將欲使朕尊禮爾父耶奏內又將朕前旨引入朕前旨原云和好之後令子孫輩永遠不相違約爾父在時竝未遵旨定和好之議將何以傳示子孫耶朕既未知爾意且來使特壘舉動驕慢

不知禮法是以朕諭特壘云爾台吉若果誠心遵旨和好可將羅卜藏丹津解送前來竝將邊疆定界始見實心此朕所以試覘爾心也爾若即將羅卜藏丹津解送竝將邊界定議朕豈有遣發大兵之理朕既降旨索取羅卜藏丹津且又言和好未定則爾意實未可測不得不為防範故有兩路駐兵之舉及爾又遣特壘前來奏稱羅卜藏丹津已解至中途聞大兵遣發是以中止爾若果將羅卜藏丹津解送自應直到軍營何以中道而

返耶假若彼時果將羅卜藏丹津解到軍營而我兵仍行進勦則興兵誠自朕始矣朕為天下主若偶違信約將何以撫育萬國特壘到京時實值朕躬違和乃通國所共知者豈因不欲見特壘而托言以欺爾乎朕因解送羅卜藏丹津之言涉於虛妄故於特壘回時令部內加以拂意之言責以難行之事付咨帶往亦不過因爾父當日以難行之事牽强瀆奏之意故以此相報耳並未勒令遵行也若果勒令遵行自應寫入朕旨之內乃

不寫入敕諭祇部內行文者特令爾知非朕意也爾縱有難行之處亦應聲明陳奏何以竝無回覆而於使臣在巴爾庫爾軍營等候之際潛兵盜我馬匹此非搆兵自爾乎我兵果欲進勦則於特壘去後乘爾兵無備之時不行襲擊轉候爾兵有備有是理乎如我兵長驅攻掠尚可謂搆兵自朕乃我兵駐於境內而爾來侵擾則興兵實自爾始若謂自朕始朕必不受也此俱已往之事朕既軫念衆生將爾從前過愆悉已寛宥所降諭旨

甚明無庸置議今爾既遵循禮義敬奉朕旨歡悅順從

欲修和好遣使來京朕心甚嘉之再爾使吹納木喀等

口奏從前曾言將羅卜藏丹津解送俟大事定後羅卜

藏丹津之事甚易辦理至定界一事阿爾泰原係厄魯

特遊牧之地杭愛原係喀爾喀遊牧之地請由哲爾葛

西拉胡魯蘇等處至巴爾庫爾地方定為疆界等語羅

卜藏丹津爾從前既屢奏解送即與解送無異儻定界

之事不能完結雖將羅卜藏丹津解送朕亦不受果將

疆界定議則羅卜藏丹津之解送與否在爾之意朕亦不勒取也但所云阿爾泰係厄魯特遊牧之地此噶爾丹從前之事噶爾丹為我兵勦滅取其土地竝其骨殖子孫俱經爾父獻納此衆人所共知者現今噶爾丹之屬人及丹積拉之子孫俱在內地爾準噶爾曾未越阿爾泰遊牧居住乃謂為厄魯特遊牧之地可乎若將往事勉强牽引則終無結局之日矣且喀爾喀等尚不令近阿爾泰遊牧者原欲使兩界相隔稍遠可息爭端豈

可令準噶爾人越阿爾泰遊牧乎夫永遠和好之事定界實為要議朕特命大臣等與吹納木喀等公同酌議務期兩有裨益指定疆界具奏而吹納木喀等云我台吉所交口奏言辭之外並無別語不便擅定等語此事在京既不能定議用是再頒敕諭交來使吹納木喀等齎回若果誠心修好疆界不可不明設日後無知之人越界妄行稍有爭競則又生事端矣况定界之說原起於爾父策妄阿拉布坦奏請以安衆生者爾父從前曾

奏云哲爾葛西拉胡魯蘓等處不過聲明緣由並非固執爭論等語彼時朕曾降旨嘉許後又請將阿爾泰山梁外哈道里哈達青吉爾布拉青吉爾兩處不必置為閒地朕未准行今特欲安逸衆生永遠和好將此兩處空閒之地俱屬於爾祇自克木齊克汗騰格里上阿爾泰山梁由索爾畢嶺下哈布塔克拜他克之中過烏蘭烏素直抵噶斯口為界並將爾父所請自胡遜托輝至哈拉巴爾魯克悉作空閒之地似此分界在爾並無難

行不便之處爾其仰體朕加恩眷注之意遵諭定界方可謂永遠修好朕為天下主惟思扶持黃教利濟衆生敦崇和睦執中循理斷不強汝以難行者至於不便大國之處亦不能俯允爾請也儻爾遵奉諭旨議定疆界之後猶以喀爾喀之遊牧逼近爾屬不免疑懼奏請稍展空閒之地亦屬可行俟爾遣使再來陳奏時朕當另降諭旨台吉其熟思詳審酌定具奏

又奏

上諭數年以來內地民人拾金不昧者屢見今據臺灣御史圖爾泰林天木奏稱臺地番婦母女拾得衣服銀兩比即報官給還原主不肯受謝似此廉讓之義舉見之番黎婦女更屬可嘉著該督撫宣旨再賞銀三十兩以示奬勸

又奉

上諭各省秋審定例該督撫會同司道等官審録分晰情實緩決矜疑具題關係最為重大向聞外省會審之時

不論案件多寡務於一日之内悉行定議一切俱聽督撫主張不特守令不敢置喙即司道亦無一辭輕重定於俄頃之間是非決於一人之口究其實際督撫亦未必了然不過令幕客創一畧節貼於冊上徒飾觀瞻而已況有席氊懸綵鼓吹喧闐日甫踰中即退而肆筵行酒竟有似乎宴會之禮者甚至召令優人演劇為樂近來曉明義理者多各檢點而此風猶未盡革夫刑罰者

國家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天以父母斯民之責畀之吾

君臣凡茲犯法獲罪之民皆吾赤子也平時不能撫綏化導使之遵守法度免於罪戾已有忝教養之職矣及陷於刑辟之後又復視為泛常不察情罪之重輕率定爰書之出入寬所不當寬而嚴所不當嚴以至讞獄不得其平究情抑而莫訴勸懲兩失凶暴肆行所謂明刑弼教者安在清夜捫心能無愧赧乎朕自臨御以來於一切刑名案件莫不虛衷歛息詳慎推研每於法司所進立決本章悉令內廷管本官員三次覆奏然後批發

每年秋審朝審時朕先將招冊細細披覽及至勾到之

日復面與大學士刑部堂官等往復講論至再至三然

後降旨蓋哀矜惻怛之意實動於不能已而發於不自

知並非欲博欽恤好生之名於天下臣民也

聖祖當年於勾到日皆著素服朕亦效行之凡為督撫大臣

者受朕封疆之寄應與朕同此哀矜惻怛之心乃各省

秋審大約皆於一日之間草草定局並未博採羣議詳

察實情不過視秋審為具文於會審之日雖不便穿著

素服豈有結綵設席徵歌演劇之理此則殘忍性成不學無術者之所為嗣後各省秋審時該督撫務率司道等官敬愼周詳殫心辨理必使權衡不爽情罪相符向來並無限期何妨多寛時日安得視為虛文故套輕忽民命以供其自便之私至於會集既久除日食常餐外儻有肆筵設席仍蹈從前陋習者經朕訪聞必嚴加議處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五十五